

# 总要有人……

(外二首)  
文 / 宁刚

总要有人首先爬上荒山  
走进丛林  
为了未来的坦途  
总要有人在没有人烟的地方  
开路  
为了远处的人烟  
总要有人实现这一切  
并小心翼翼不造成破坏

总要有人在夜里赶工  
风雨中忙碌  
迈开泥水包裹的双腿  
为了更多的人脚不沾泥  
总要有人放弃休息  
为了更多的人能更好地休息  
总要有人在假日里留守  
为了更多家庭的团聚

总要有人最先看到隧道打通后的  
第一束光  
最先感受那份通达的兴奋  
仿佛是对汗水额外的酬劳  
总要有人铺好最后一段铁轨  
拧紧最后一颗螺钉  
接通最后一根电线  
铺好广场上最后一块平展的砖

总要有人迎来第一列  
高速行驶的列车  
总要有人在群山环抱的乡野中  
建设站舍  
让山之阳 灞川关  
也有高铁接通  
让人们在风驰电掣中  
穿越巍巍商山  
在千里江陵一日还之外  
感受瞬息秦楚的变换成真  
总要有人享受技术与汗水换来的便捷  
总要有人见证新的米字型大动脉  
在中国大地上的贯通

## 广场上 ——山阳高铁站前所见

当我们走上广场  
看到当地人在广场上干活  
问他们高兴否  
他们一个个咧开了嘴  
当我们走进车站  
几个老人  
也紧随其内  
这里看看  
那里望望  
他们比我们更加期待  
高铁的早日开通

## 漫川关高铁站

新线路在山腰上环绕展开  
新建的高台上  
即将竣工的站台  
远望一片起伏的山峦碧野  
白云低垂

自然中的奇迹  
人工新景  
同样等待着未来

(宁刚, 本名宋宁刚, 中国作协会员, 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主席)

# 蓝关, 蓝关!

文 / 孙天才

的意志、人的力量、人的精神。

在西十高铁工地采访的两天里,我耳闻目睹了那些普通劳动者、建设者,在秦岭心地上演的一幕幕撼人心魄的故事。

他们中,有直面岩爆、以身为盾的英勇者。马白山隧道深埋千米,高地应力随时都会释放,坚硬的花岗岩也会毫无征兆地瞬间炸裂,那种碎石片屑的高速喷射,让洞内的施工者如临“枪林弹雨”。但就是在这样的“战场”中,我同样看到了巍巍《谁是可可爱的人》中描绘的那些最可爱的“战士”。张建军,中铁十八局西十高铁2标项目部掘进班班长,常年驻守在最危险的岩爆核心段。每次放炮掘进后,别人后撤避险,他总是第一个冲进洞内排查危石、加固拱钢。有一次,刚支护完毕,洞顶突发猛烈岩爆,脸盆大的石块轰然倾落,砸在他头顶的防护钢架上,浑身落满碎石和粉尘,但就是在这样的“硝烟炮火”中,他依然坚守阵地,一步步探身前行,为战友们“排雷”……“山再凶、再硬,我们要比它更凶、更硬”,这是他笑着对我说的话。

他们中,有鏖战涌水、泥中掘进的冲锋者。马白山隧道多处穿越地下暗河群落,施工面常年高压涌水喷涌,浑水泥浆会瞬间淹没作业面。最严重时,每小时涌水量达三千立方,洞内积水齐腰,泥浆浓稠滞步。项目部排水班的二十多名工人,常年泡在泥水中,昼夜轮流抽水清淤。寒冬时节,洞外大雪纷飞,洞内泥水刺骨,工装湿透结冰,手脚冻得发紫,但没有人怯退离岗。他们一边堵水、一边注浆、一边掘进,在大自然汹涌的地下水势面前,硬生生扼住水患、稳住掌子面,把步步紧逼的绝境,打成步步向前的通道。

他们中,有对抗软岩、反复拉锯的死磕者。马白山隧道中段5公里超长软岩大变形地段,是全线最难啃的“硬骨头”。破碎岩层遇水即融、受压即缩,刚挖成型的隧道,几小时就会收敛变形、开裂下沉。刚支好的钢架会扭曲,刚铺好的基面会塌陷。项目部技术部技术员王磊,连续半年驻扎变形地段,24小时轮值监测围岩数据。白天盯施工、调参数、改方案,夜里守监测、记数据、优化支护体系。一次次坍塌、一次次重来,一次次变形、一次次加固。无数次功亏一篑,无数次东山再起。在山体自我“回缩”的自然挑战面前,他们以极致的耐心,千百次的重复,死死守住隧道轮廓,与大地的收缩之力持续博弈、死磕到底。

他们中,有常年驻守、匠心守隧的奉献者。在长达四年多的春来冬去中,不知有多少人从未完整回过一次家。孩子出生未能回去,妻子生日隔空遥祝,父母去世匆匆来去。万家团圆、中秋月圆之时,那些掘进工、支护工、电工、焊工、调度员,仍然一如既往地留守在蓝关深山。项目部总工程师熊友亮,连续三年春节留守工地,每天巡查各工点步行超过两万步,及时解决现场技术难题,统筹施工组织与安全管控……

尤其令人动容的,是西安高铁基础设施路桥五车间工长刘伟涛,自从马白山隧道开工以来,四年如一日驻守秦岭深山、蓝关腹地。马白山隧道地质极不稳定,衬砌开裂、细微空鼓、围岩沉降、渗水隐患隐蔽性极强,机器检测常有盲区,很多细微隐患只有靠人工、经验、耐心才能发现。四年间,刘伟涛“敲击辨音、听音识病”,每天手持检测锤,千万次敲击,凭借清脆、沉闷、空洞、浑浊的细微声音差别,精准分辨混凝土密实度、

衬砌空鼓、内部脱空隐患。洞内常年高温闷热、粉尘弥漫、空气浑浊,他头戴安全帽、身背检测包,弯腰、敲击、记录,重复着单调、枯燥却极致严谨的动作。深冬,洞口寒风灌涌、冰气刺骨,一天下来,手臂酸痛、僵硬、发抖,常常握不住夹菜的筷子;盛夏,洞内湿热蒸腾,工装湿了又干、干了又结,脸上常年覆着一层洗不尽的水泥灰……

是的,山再大,大不过人的意志;关再险,险不过人的担当。这就是中国铁路建设者,在秦岭万山主脉面前,挺起的人间脊梁、彰显的英雄风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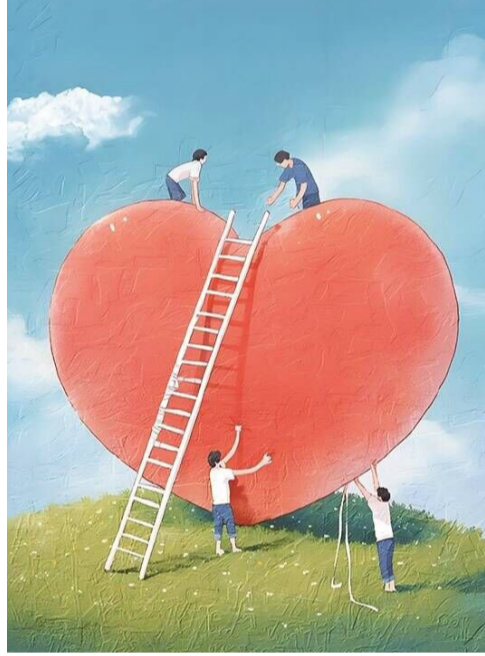
一千二百年前,韩愈立于蓝关风雪中,家无路、进无途、心无望。蓝关是命运的枷锁、人生的绝境。蓝关古道,是刻在一个民族记忆里的伤怀路。但在大自然天险面前,只能屈服、叹息、只能承受山河阻隔的宿命。

一千二百年后,马白山隧道贯穿秦岭地心,每小时350公里的高铁御风飞驰。极致的时空压缩,完成了最震撼的时代逆袭:古人半月生死跋涉的险途,如今一瞬而过;古人风雪封山的绝境,如今畅通无阻;古人望而生畏的天地巨障,如今已成为转眼而掠的窗外山河、康庄大道。

一隧越千山,古今两重天。蓝关风雪今犹在,世间已无行路难。信夫!

(孙天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铁路作协理事,陕西散文学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 西十高铁作家采风作品



揉揉老人都快抓破的手臂,我闪身到了门外,这才松了口气。兜里的匕首此刻硌得慌。我匆匆离开了这个差点当儿子的地方。身后,随风传来老两口的声音:“这是本月的第五回了吧,看来惦记咱这点养老钱的人不少哇。” (作者供职于咸阳市公路局)

## 微小说

# 共享

(外一篇) 文 / 郭忠凯

饭后,孙子给爷爷解释社会上流行的共享单车的便利。怎么说,老爷子总是迷糊弄不清。

最后,孙子干脆说,共享,就是别人的东西咱们也能免费使用。

啊,爷爷似乎明白了一些。一天,孙子回家发现几盆菊花。爷爷解释说广场上摆了好多花,挺好看,大家都在哪拍照,还说要共享秋天什么的,我就想起了你的话,端了几盆回来。

这哪是共享呀,这是,这是……孙子也说不清。

又过了几天,家里又多了一辆电动自行车。爷爷说街上有一群小伙子用手机扫一扫,就骑走了。我在菜市场看到有人把车停在摊子边,我也用手机扫了扫,就骑回家了。

得,这老爷子还有了顺手牵羊的本领。孙子自嘲道。

孙子哭笑不得,爷爷,你使用的是老人机,没有扫码功能的。

过了两周,门口停了辆崭新的共享单车,爷爷又高兴地说,一个小女孩用石块敲了敲车子,

子,骑上就走了。我也试试,还真灵,也踏回来了。

孙子有点心慌,赶紧把车子推了回去,顺便还打了单车客服的维修热线。

今天,出差回来,院子里的张奶奶被爷爷牵进了屋。孙子连忙跟进去,爷爷红着脸解释,你张奶奶一个人在家,暖气不热,病身子不能冻着。我就想让她来咱家共享共享暖气,你看行吗?

孙子这次看了看两个因暖气烘热的脸,高兴地点了点头。心想,老爷子终于理解了“共享”的概念。可,我啥时候也能有个共享的人呀。

## 回家

门没有关,轻轻一推,吱扭一声开了。

门里面很快有了声音,白发老太太迅速来到了门口:“儿子,你可回来了”,扶着轮椅的手有些颤抖。

呀,我被吓了一跳。

唉,慌忙应付着抓住我手臂的枯瘦的手。

瞬间又放下心来。因为我看见老太太的

白眼仁,向上翻着。

此刻在老人的引导下进了屋。矮小的窗户透进来一缕阳光,让这个并不大的小屋子有了生气。

我不得不坐下来,老人紧拽着我的手臂有些发胀。

“儿呀,你这些年都跑哪去了?你想想娘了吗?快让娘看看,瘦了吧?”絮叨中,老人的双手已经开始在我的身上、脸上摩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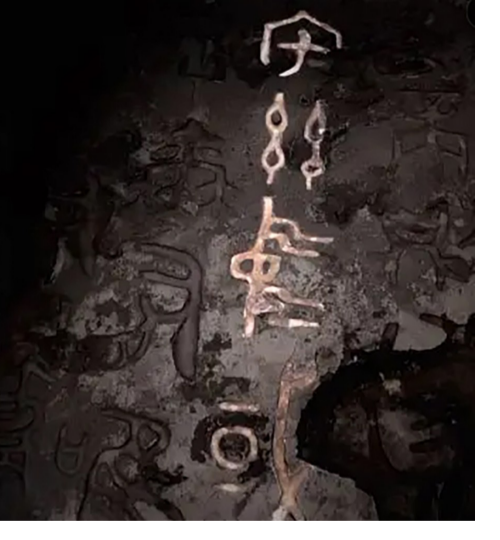
“儿呀,你瘦了,都有胡茬了。你咋才回来呀?娘一个人想你哭瞎了双眼。”我看到老人眼角的几滴浑浊的泪。

“这次再不能走了,陪娘好好过日子。快,这有好吃的。”老人熟练地从身后柜子里摸出一盒早已发霉的点心,上面的绿苔和我心里的内疚一样高……

“你是……”此刻,门里进来一位老头,佝偻着腰。

“他爹,快看看儿子。你咋不说话呀?”老人把我往老伴跟前推。

“啊,当然高兴呀,儿子回来了吗?”老头说着,“快把门口的面粉搬进来,上午包饺子吃”。



## 岁月留痕

# 一封来自三千年前的信

文 / 张永涛

得发亮,却像塬上的天气般,生意时晴时雨。见他来了,小红忙把摊位托付给一旁卖面皮的女人,熟稔地领他往家走。“到屋里喝茶!”

院子里空荡,那棵盛着雀鸣和笑声的杏树早没了踪影,连爷爷念叨的槐树,不知何时被连根刨了,土崖也被抹平。小红望着满地荒草,感叹道:“当年考古队把槐树周遭翻了个底朝天,铁锹挖得土崖直掉渣,未了还说,这儿既不是王侯陵墓,也不是权贵窖藏——你说怪不怪,那何尊咋就独独埋在咱这穷院子里?”这话,落进风里,像一粒沙土,再也拼不回原来的模样了。

晚霞把院子染成一锭老铜,屋顶的瓦楞,墙角歪斜的椿树,还有菜畦里疯长的青菜,都镀了层暖融融的光。小红指着一丛歪斜的葱花,挽了挽胳膊上的冰袖说:“爷爷就是在这儿挖出来的。”

那是1963年的夏夜,雷劈得天空寸寸裂开来,暴雨跟瓢泼似的。奶奶摸黑去后院如厕,眼瞅着土崖下忽闪着两团绿光,跟鬼眼似的,吓得裤腰带都松了。爷爷起初骂她老眼昏花,天亮了去崖边一看,只见槐树根盘着个铜疙瘩,锈得跟老树皮似的。他用锄头掏出来,这玩意跟麦升子一样,似乎没啥用,奶奶说能塞棉花,后来,就被爷爷扔到了阁楼上。直到1965年奶奶生病没钱买药,才想起那物件。爷爷带着二叔用麻袋背着,走遍宝鸡的收购

站,都嫌锈土太多,不肯收。未了在宝鸡金台区龙泉巷的收购站,秤杆子翘得老高,才换得三十块钱,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谁能想得到,没过多久,宝鸡博物馆的人寻着铜锈味找来了,一看那疙瘩,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加了几块钱,又从收购站赎了回去。考古队的人后来回到塬上追着爷爷问出处,呼啦啦来了一波又一波,把老实话巴交的爷爷给吓坏了。考古队在这里寻找了很久,除了几截朽木,啥也没刨着。1975年,这件青铜尊准备送出国展览前,专家在北京除铜锈时,意外瞅见里头刻着字。好家伙,足足122个文字,根据内容,这才把原先定的“西周饗餐纹青铜尊”改名为“何尊”。从此,爷爷的名字——陈湖,就与何尊连带在了一起。

爷爷陈湖是在1996年离开人世的,关于何尊的故事就不得而知了。如今坊间传着各种说法:有人说陈湖媳妇的娘家在四五里之外的上官村,当年陈湖给岳父家盖房打基础时刨出来的;有人说陈湖的四弟陈堆在宁夏行医时,一个国民党军官拿这抵药费,被陈堆带到贾村塬的;有人说陈堆取土时挖出来的,交给陈湖保管,后来被陈湖卖掉了;还有人嘀咕,这儿离民国时党王珉挖墓的戴家湾近,保不准是当年被雇佃去挖墓的农民偷了一件,埋在这儿的。这些话像塬上的野风,东一嘴西一嘴,吹得人找不着北。可何尊出自陈家院子的土崖边,却是板上钉钉的事。博祥抿了口粗瓷杯里的茶水,从帆布包里

掏出个巴掌大的何尊复制品,铜锈色的纹路刻得极细。“一直想送你个念想!”他把物件塞到小红手里。小红瞬间热泪盈眶:“前年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见着真家伙,那‘宅兹中国’四个字被灯光照得透亮,跟会说话似的。”他摩挲着复制品的纹路,“那次,站在何尊前,就觉得爷爷也在跟前呢。他一辈子在庄稼地里刨土疙瘩,哪知道,自己守着国宝……”

## 三

那日,博祥不光给小红送了何尊复制品,还把自己新出的书法册子《何尊——博祥临宝鸡金文系列》递给她。这是博祥多年的心血凝结。

不像那些追着文物身世跑的专家,也不像惦记着一夜暴富的盗墓贼,博祥迷的是何尊里的文字。这些年,他夜夜守着何尊拓片,墨汁的香气泡着铭文,像老茶客泡一饼陈年老茶,非要喝出里头的筋骨。他一遍遍临写,笔尖在宣纸上走,走的不是笔画,走的是三千年的光阴——横是贾村塬上的地平线,竖是渭河的水流,转折处似秦岭的磅礴,轻挑起来的,像麦芒刺破时光的膜。而那些字句间,又无不藏着周王告训的大国气象啊!

深夜,书房里只有砚台磨墨的沙声。博祥盯着青铜专家解读的铭文,恍惚间听见三千年前的人声。周成王五年四月丙戌日,王在京室训话,声音穿过青铜:“我们开始迁都成周,按照武王的礼,奉行福祭。过去,你们这些“宗

小子”的父亲能为文王效劳,文王受上天天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祭于天,说要在天下之中建都,从这里治理民众。你们还是小子,没有知识,要学习父辈,忠心辅佐王室……”受到赏赐三十串贝币的少年何,站在大殿之下,把王的诰刻进心里。他要找匠人铸尊,把这诰训铸进青铜器里,让子孙后代都能摸着文字,听王的话。

博祥合衣睡去,梦里竟回到了西周。那个叫何的少年拽着他的袖子,眼睛亮得像青铜器刚出土时的青光,非要让他帮忙铸造一尊。

作坊里全是泥土夹杂青铜味。博祥亲手和泥做模子:尊底做得方方正正,这是踩着的大地;尊口做得圆圆乎乎,是顶着的天,天圆地方就收在这一尊里头。四角抠出镂空的花纹,像塬上的窑洞透着光;身上铸满饗餐纹,眼睛瞪得跟奶奶当年见着的“鬼眼”似的。还有蕉叶纹、蝉纹,活脱脱是塬上的草木虫豸爬进了铜里。刻到底部“宅兹中国”四个字时,他握着刻刀的手直抖,每一刀都像刻在自己的骨头上,那是咱中国人最早的地址啊。

火苗闪烁,铜液在陶范里咕嘟咕嘟地响,红得像日落时的塬。等冷却了打磨抛光,一尊青铜器亮得能照见人影。

何尊立在作坊中央,铜锈是岁月盖的邮戳,铭文是三千年没拆的信笺,顺着尊身上的指纹印,轻轻摸上去,能触摸到那个叫“中国”的老地址,还温着三千年前少年的体温。 (作者供职于陈仓公路段)